

金庸新著

大

俠

風

清

揚

中



# 大侠风清扬

金庸新著

(中)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却见那老者垂下一条绳索，手腕一抖搭在范松身上，左手却牵住一教众手腕，一溜百余名教众以手相牵相连，站成一排。



风清扬一跺脚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那女子闻言之下，如得大赦，亚赛惊弓之鸟，连地上散乱的衣裙，亵衣均弃而不顾



黄衣老者疾踏一步，长剑一番，蓦然搭在风清扬剑上，使出生平绝技“吸星大法”，众人齐地“啊”了一声



须臾，几位青衣布履，满面红光的胖大和尚迎上来施礼，  
神色恭谨之至

# 目 录

- |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邂逅获宝起祸端 | (1)   |
| 第二章 | 煞星为友惩凶顽 | (33)  |
| 第三章 | 慕容名雪颜如玉 | (60)  |
| 第四章 | 群豪震慑脑神丸 | (90)  |
| 第五章 | 赫然一剑群魔走 | (120) |
| 第六章 | 云雨阳台迷巫山 | (147) |
| 第七章 | 一人挑动天下乱 | (177) |
| 第八章 | 天师救驾真武观 | (205) |
| 第九章 | 一阳指功显神功 | (237) |
| 第十章 | 天师劝传双修功 | (287) |

- 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五岳聚首议结盟 | (313) |
| 第十二章 | 魔尊神功慑群雄 | (339) |
| 第十三章 | 多情却罹无情劫 | (391) |
| 第十四章 | 拚将一死酬知己 | (414) |
| 第十五章 | 异军突起勤王师 | (442) |
| 第十六章 | 美人柔情浑如梦 | (475) |
| 第十七章 | 手足相残无义战 | (497) |
| 第十八章 | 结怨武林只关情 | (524) |
| 第十九章 | 神游太虚双修功 | (549) |
| 第二十章 | 五岳结盟华山巅 | (573) |
| 第二一章 | 十大神魔攻华山 | (595) |
| 第二二章 | 大风起兮名清扬 | (621) |
| 第二三章 | 虽死犹生生犹死 | (637) |
| 第二四章 | 情痴魔痴总是痴 | (655) |
| 第二五章 | 禅语心籁共天鸣 | (687) |



## 第九章 一阳指功显神通

丐帮惯例，帮主、副帮主而下，以执法长老权柄最重，倘若帮主猝然物故，便由执法长老暂摄帮主职权，并召集各长老、舵主推立新帮主，庄梦蝶之凌驾于执法长老之上，不过是因帮主解风之恃宠，此际帮主不知踪影，生死不明，实属非常时期，执法长老的位望权柄立时浮在庄梦蝶之上。可谓言出法随，与帮主谕令无殊。是以十几人中虽泰半是庄梦蝶之心腹，却也无人敢藐视帮规。

风清扬哈哈笑道：“何必如此惺惺作态，你们使尽鬼蜮伎俩，风某也好端端地毫发无损，还是并肩子上吧，风某掂掂你们丐帮的分量。”他倒并非生性多事，只是如此了局，倒似是丐帮有意饶而不杀，顿时怒气填膺，掣出倚天长剑，睥睨众人。

掌棒龙头听他辱及帮誉，首先沉不住气，变色道：“执法大哥，我拚受三刀六洞之罚，亦不容这小子活着离去。”

不待执法长老有所表示，纵身一跃，一棒打到，喝

道：“狂妄小子，先掂掂这一棒有多重。”

风清扬随手一剑刺出，不屑道：“太轻，太轻。”

掌棒龙头见剑锋所指，恰是自己腹下气海穴，忙不迭转换身形，摄心凝神，一棒横扫，已无暇去争口舌之利了。他数棒抢攻，均被风清扬一剑逐退，登时凶悍之气大作，泼命价猛攻不已，招招尽是同归于尽的招数。

执法长老见掌棒龙头情势危殆，庄梦蝶斜眼相睨，冷笑不语，其他人等摩拳擦掌，偏又格于法令，不敢上前相助，人人怒形于色，心中怨怼极深。情知此际一个处置不当，则后患无穷，但无论如何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家兄弟丧生外人之手。他牙关一咬，拔出法刀，道：“风公子，两下罢手罢。”一柄法刀向风清扬飞去。

风清扬若欲取掌棒龙头性命，早已得手，待见他棒法不俗，义气深重，倒起了惺惺相惜之心，剑剑点到为止，饶是如此，掌棒龙头身上已着了十几剑，布帛缕缕，与庄梦蝶无异，待见法刀飞到，刀沉力猛，迅疾如电，亦不敢小觑，突起一脚，将掌棒龙头踢了个筋斗。

这一脚乃是华山派拳脚功夫中极普通的豹尾脚，算不得上乘功夫，掌棒龙头全副身心防着他剑式的变化，不虞他突然起脚，便着了道，被踢得仰面朝天，结结实实跌在地上。

风清扬剑尖一抖，使出慕容家心法，笑道：“庄兄，借花献佛，敬谢不敏。”那刀陡然转向，更迅更急地向庄梦蝶飞去。

庄梦蝶不虞有此一变，唬了一跳，他本有心冷眼旁观，看执法长老怎生了局，以作他强行出头之惩戒。可惜法刀无眼，不识得他乃帮中长老，一成不变地向他飞来。

庄梦蝶倏出龙爪手，向刀上抓去，刀未入掌心，蓦然自行弹起，差了寸许未能捉到，庄梦蝶骇然色变，飞刀已直插心口，庄梦蝶好在久历风险，应变奇速，身子募然后折，两截身子几欲贴在一处，毛发之差免却穿心之祸。

这一变看得众人目眩神摇，拚舌不下，庄梦蝶身法之精绝风清扬亦折服不已，众人轰天价喝声采。

采声方起，奇变又生，那柄飞过的法刀蓦然回旋飞来，庄梦蝶力已用尽，欲待腾挪身形已无力为之，眼睁睁见飞刀直插顶门而来，霎时间唬得魂飞天外，闭目待死。

周遭人等亦无不骇然欲绝，心丧欲死，要救哪里未得及。风清扬愀然色变，骂道：“好歹毒的刀法。”心中暗叹侥幸不已。

执法长老附在刀上的变化原是对付风清扬的，不想被他以绝妙的“斗转星移”神功，将之还施庄梦蝶。执法长老昔年与四川唐门一暗器高手交从莫逆，那人私下将此手法传于他，不过做救急之用。是以庄梦蝶等人亦不知执法长老精擅暗器手法，心中殊无防范，疏虞之下便着了道儿。风清扬倘若未在法刀变化之前抢先将刀转

向，一俟诸般变化展开，至少也要闹个手忙脚乱，说不定不要栽在这柄不起眼的短刀上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忽听“当”的一声，那柄法刀蓦然碎成粉末，一粒黑黝黝的念珠弹向空中。

众人“啊”的一声惊叫失声，无不惊喜逾恒，执法长老失声道：“是智圆大师佛驾莅临吗？”

“正是老衲。”却见一位身着鹅黄袈纱的老和尚已现身左近，众人俱凝神注目场中变化，是以此处虽平旷无遮拦，连有人到此亦没察觉，此时方纷纷施礼。

风清扬心中说不清是喜是怒，更说不清是否真的想要庄梦蝶丧命刀下，只是觉得“人心险于山川”，古人之言信不我欺，一时间感慨良深，殊不茫然。是以虽见望重武林的少林方丈驾到，亦无心绪前去相见，望着那粒佛珠发呆。

忽听一人喜声道：“风公子，你还活在世上，真是苍天有眼，福佑善人。”

风清扬循声望去，一人已飞奔而至，握住风清扬的双手连摇不止，惊喜之情溢于言表，殊无半分作伪之态，却是武当派掌教真人殷融阳。

风清扬心中一热，自己与这位武林泰斗并不熟络，更谈不上交谊，不想以他武当掌教之尊，居然对自己关切若斯。

智圆禅师分开众人，行至风清扬面前，微笑道：“风公子风采如昔，可喜可贺。”

风清扬淡淡道：“在下侥幸未死，可教许多人失望了。”

在场众人无不骇然，自段子羽、张无忌等前辈名宿退隐江湖后，智圆禅师已是世所公认的第一高手，据说他精研少林至高无上的宝典易筋经，一身武功已至神化无迹的境界，单从适才那手发珠救人，以其内力之精湛，手法之巧妙，方位拿捏之奇准均已至不可思议之境界。武林第一高手之誉确乎其不可移。不料风清扬居然敢傲不为礼，反脸相向，言语不逊之至。

殊不知风清扬心性高傲，除了他师父，便是天王老子也不买帐。智圆禅心澄彻，如镜映物，高傲也罢，谦光也罢，俱是世法平等，殊无二致，是以淡淡一笑，不以为忤。

殷融阳忙笑道：“风公子，我和大师听闻你被魔教中人所困，是以急急赶来，不想你与庄长老他们起了冲突。”

庄梦蝶满面羞愧，几欲钻入地里，说不得上前来拜谢智圆援手之德。

智圆笑道：“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，老衲习武不精，毁了贵帮的法刀，亵渎莫怪。”

庄梦蝶怨毒至深地看了风清扬一眼，风清扬道：“庄兄，咱们是生死冤家，我不怕你多记我一笔帐，可适才之事你最好记在别人帐上，那等暗器手法风某自愧不如。”

庄梦蝶一想此言甚是，定是执法长老从中大捣其鬼，

遂向之望去。执法长老仰面望天，情知与庄梦蝶嫌隙已生，心中殊无愧惧，淡淡道：“风公子不单四两拔千斤的手法精妙，这舌头上架桥拔火的本事也高得很哪，佩服。”心中却在思忖：风清扬何时将武当派绝艺学到了手，可四两拔千斤的手法却又似无此精妙，武当绝艺卸力而已，那刀上诸般变化如何依然故我的发出，以致连自己也逆料不到？怎生也猜详不透，心中咄咄称奇。

庄梦蝶无言退下，适才死里逃生，实是险之又险，而今思之，颇有隔世重生之感，心悸不已。十年来纵横武林，威风八面的锐气荡尽无遗。争雄天下，问鼎武林盟主的念头亦淡漠如水，见到智圆方才那手绝技，心知纵然练上一世也达不到那种化境，登时心灰意懒，只余满腹怨毒。

殷融阳听到“四两拔千斤”之语，颇为刺耳，倒似武当派暗助风清扬一般，可细细一想，也难怪执法长老有此想法，适才风清扬拔刀的手法与自己派中四两拔千斤手法极似，可玄奥高妙似又有过之，遂笑道：“风公子，你何时练上我们武当的功夫了？”

风清扬笑道：“在下恩师所传的功夫尚且习练不精，以致受辱于伦夫，哪有闲暇偷学贵派功夫。”

众人俱感他所言甚是，段子羽几乎集古今神功于一身，风清扬更不致下作到偷学旁门武功，个个纳罕不已。

执法长老勃然大怒，其实风清扬语中“伦夫”乃指日月神教而言，他想起真武观中被神秘人打得逃无可逃，

若非张宇初现身援手，早已一命归西，是以口出此言。不防揭着了丐帮的短处。

执法长老强忍恚怒，道：“大师，殷掌门，华山、峨嵋硬栽我们杀了风清扬，挑了我们总舵，杀了我们几百名弟兄，这笔帐如何清算，您二位乃武林泰山北斗，丐帮只有求您二位主持公道了。”

殷融阳情知此事关连甚巨，遂移目智圆方丈，表面上是尊重少林方丈，实则将责任顺水推舟转给智圆了，这太极推挡的手法他是熟极而流，毋须现学的。

智圆年轻时锋芒毕露，棱角峥嵘，剖决事体干练之至，中年而后精研佛理，于这世事上倒迂讷不通了，真所谓有一得必有一失。此际见众人凝神望着自己，渴盼之至，不由得搔搔光光的头皮，讷讷道：“这，这帐怎个算法？”

众人无不暗自窃笑，心想，你倒问起别人来了？但也均知此事棘手之至，殊难了局。

忽听一个清脆的声音道：“这笔帐贫尼来算。”

众人循声望去，但见一名美貌尼姑领着十几位男女弟子飘行而至，殷融阳忙上前施礼道：“原来是师太到此。”

风清扬一望便知是为了自己而挑了丐帮总舵的峨嵋掌门，遂上前施礼道：“晚辈风清扬拜见师太。”

净思伸手扶住他，不让他拜叩下去，风清扬亦不敢强行叩拜，顺势立住。

净思凝神谛视他片刻，忽然双手合十，捧于额前，泣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天可怜见，风师弟果然还活着。”

风清扬霎时间热血上涌，感哽道：“多谢师太眷顾，晚辈没齿不忘。”

须臾，净思脸上红潮退尽，一双妙目中仍隐隐有泪，伸手拍拍风清扬道：“风师弟，你称我师姐便是。”风清扬待要争讲，一望到她双眸中热切亲近的神色，恍然如见亲人，便拱手称声师姐，净思欣然。

众人无不讶然，净思乃江湖上有名的“冷美人”，据说从未有人见她笑过，以致将之比作包拯，有“净思笑，黄河清”之说。不知她何以对风清扬如是垂青。此事非但众人不解，即便风清扬也茫然如坠五里雾中。

丐帮诸人一见净思，无不义愤填膺，目眦欲裂，华山派人误听传言，为风清扬“复仇”乃属情理中事，峨嵋派没来由地出头架梁子，而且行事忒煞毒辣，居然将自己总舵挑了，是以无不将净思恨之入骨，比较之下，对风清扬和华山派人怨恨稍减。若不欲在少林、武当前面摆摆道理，早就一涌而上大拚其命了。

智圆一怔，却也如释重负，自己正委实裁决不下，净思将事揽了过去，实属求之不得，便笑道：“师太乃佛门高人，由师太来料理自是最好不过。”

净思正容道：“解风何在？”

执法长老听她直称帮主名讳，气往上撞，但看到她清丽傲绝的神态，不由得为之气短，缓缓道：“敝帮主有



要务在身，不在此处。”

净思冷冷道：“这便没法算了，我只寻解风讲话，凭你们还不够分量跟本座摆道。”

执法长老气得心肺欲炸，注目智圆道：“大师，您老如何说？”

智圆登时头大如斗，不想净思居然是这么个“算法”，心中殊觉不妥，可如何处置方为得当，却又无计可想，便向殷融阳望去。

殷融阳却目眺远方，似乎心有旁骛，全然不加理会。

原来殷融阳自少年时便痴恋着净思，那时净思尚是豆蔻年华，满头秀发的垂髻少女，不想于他继任武当掌门的同一年，净思便以及笄之年削发为尼，继任峨嵋掌门，武当派虽不禁婚娶，殷融阳的一段心事却全落了空。

这段心事除他而外，再无旁人知晓，两派创派祖师张三丰与郭襄交谊笃厚，是以这两派弟子为世交；如同一脉所出。殷融阳与净思见面机会虽多，叵耐净思总是冰山一般，令人难以接近，更不敢说一两句风言褻渎。

殷融阳见净思待风清扬的亲热状，心中没来由地一阵酸痛，心底深处不免生出几许嫉妒，只觉净思若能待自己这样一次，纵然为她舍弃武当掌门之尊，再为她死上百次、千次亦所甘愿。情知此乃绝不可能之事，便移目天外，遐想翩翩。好在武当的镇定功夫独步武林，真所谓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，心里虽翻江倒海，面上仍一丝表情也无。